

系列长篇小说

大帝

康熙



夺宫

黄

版社



## 内 容 简 介

《康熙大帝》是一部系列长篇小说。

它的第一卷《夺官》着重描写康熙八岁即位后，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里，与辅政大臣鳌拜集团的篡位阴谋作斗争的故事。

康熙年幼时异常聪颖，曾拜落第举人伍次友为师，学习封建统治本领。在太皇太后孝庄和侍女苏麻喇姑的支持、帮助下，康熙团结了一批在圈地中破了产的中、下层地主和知识分子，形成了一支拥帝派的拱卫力量。经过多次较量，他终于在十五岁时，智擒了鳌拜，巩固了帝王权力，为清王朝的振兴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。

系列长篇小说

康 熙 大 帝

夺 官

二月河 著

责任编辑 顾仞九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西里路94号)

河南省淮阳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4.875印张 343千字

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5,8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85·53 定价 2.68元

( 07 )	.....	同官性野时微公蓬 八
		刻帝天衣帐空中英
( 08 )	.....	增增增增增增增增 上
		新帝服伙派空大珍
棋 子		
一	散屣江山撒手去 孽海情天路无涯 .....	中策百位御空中英 十 ..... ( 9 )
二	皇子登极内监喝驾 整拜圜地辅巨睛君 .....	义文帝天衣御服 十一 ..... ( 20 )
三	魏尔亭风尘会侠女 伍次友煮酒论功名 .....	..... 二十 ..... ( 30 )
四	康熙帝夜造悦朋店 吴良辅擅擒侍卫臣 .....	..... 三十 ..... ( 44 )
五	倭赫父子双受戮 闾官内侍单遭诛 .....	..... 四十 ..... ( 51 )
六	兴冲冲康熙读策论 昏沉沉索尼献遗折 .....	合朝合口空言衣冠 五十 ..... ( 60 )
七	三臣联折遭杀戮 鳌拜逞蛮闹金殿 .....	..... 六十

- ..... ( 74 )
- 八 整公府初议劫官闹  
苏中堂请守先帝陵  
..... ( 80 )
- 九 议政王杯酒倒旗帜  
伍先生无心成帝师  
..... ( 87 )
- 十 苏中堂喋血西菜市  
伍次友危言动天听  
..... ( 100 )
- 十一 悦朋店史龙彪仗义  
文华殿魏东亭受命  
..... ( 110 )
- 十二 谋臣计议保皇策  
逆种各起屠龙心  
..... ( 121 )
- 十三 孝庄后帷幄运筹  
魏虎臣途中遇旧  
..... ( 132 )
- 十四 史龙彪翻悔皈清室  
班学士解疑整公府  
..... ( 146 )
- 十五 魏东亭登门会提台  
苏夏姑婉言劝书生  
..... ( 158 )
- 十六 御花园整拜演武

- 养心殿康熙下旨  
..... ( 166 )
- 十七 众侍卫伴看玩耍  
史大侠收徒习武  
..... ( 172 )
- 十八 胡太医诊病养心殿  
班“伯温”赠寿鹤寿堂  
..... ( 183 )
- 十九 君臣同游白云观  
主仆行令破凉亭  
..... ( 194 )
- 二十 白云观同心续春秋  
鼓楼居异志胡拆字  
..... ( 204 )
- 二十一 廷柱书铭意未尽  
夜半报警情肠结  
..... ( 213 )
- 二十二 摸索府只见一池清水  
游荒圃偶得数首故诗  
..... ( 221 )
- 二十三 伍次友移居白云观  
史鉴梅受考后堂房  
..... ( 231 )
- 二十四 小毛子挫败大侍卫  
康熙帝夜宴众豪杰  
..... ( 241 )

- 二十五 婉娘深宫戒小僮  
 ( 661 ) 翠姑青楼诘明珠  
 ..... ( 264 )
- 二十六 受酷刑明珠泄机  
 ( 671 ) 斥奸贼义士成仁  
 ..... ( 263 )
- 二十七 往事今事难解难分  
 ( 681 ) 旧情新情齐集心头  
 ..... ( 273 )
- 二十八 吴翠姑挡驾救驾  
 ( 691 ) 穆里玛园店剃店  
 ..... ( 282 )
- 二十九 穆里玛山沽店遭擒  
 ( 702 ) 史龙彪池心岛蒙难  
 ..... ( 292 )
- 三十 西华门前虎臣获释  
 ( 812 ) 白云观外太医献计  
 ..... ( 303 )
- 三十一 胡官山片语释兵戎  
 ( 822 ) 魏东亭精心谋对策  
 ..... ( 316 )
- 三十二 康熙金殿会逆臣  
 ( 832 ) 婉娘魏府慰先生  
 ..... ( 323 )
- 三十三 玉壶冰心不言情  
 ( 842 ) 前崖后渊五内崩

- ..... ( 338 )
- 三十四 伍次友纵谈天下事  
何志铭密献斩将策  
..... ( 349 )
- 三十五 少主用谋入虎穴  
猛将勇饮女儿茶  
..... ( 359 )
- 三十六 吴六一汤饼会杀将  
秦必国东厢房受缚  
..... ( 363 )
- 三十七 何志铭不辱信使  
康熙帝痛陈大志  
..... ( 373 )
- 三十八 众侍卫刺血盟誓  
班大人沐猴坐堂  
..... ( 387 )
- 三十九 老太师落入法网  
小毛子杀贼立功  
..... ( 397 )
- 四十 史姑娘披头散发出警府  
伍先生迷迷瞪瞪上金殿  
..... ( 406 )
- 四十一 康熙暗示减大刑  
明珠巧语拆姻缘  
..... ( 417 )
- 四十二 婉娘削发入空门

( 328 ) 康熙戏语惊儒生 ..... ( 426 )

四十三 伍次友意气还山 录并前集卷四十四

( 330 ) 魏东亭深宫访尼 ..... ( 436 )

四十四 死宴收徒武功赫赫 本从文卷四十四

( 332 ) 长亭送别高情依依 ..... ( 445 )

四十五 乌龙镇明珠济贫女 本从文卷四十四

( 334 ) 关帝庙大令诛恶官 ..... ( 455 )

表大演福安...

( 378 ) ..... 八十三

善盟血博江神众

( 386 ) ..... 六十三

四教人蒙响大法

( 388 ) ..... 十四

似蓬山笑指兴城最战史

( 396 ) ..... 一十四

似金生割疆卷卷战前

( 398 ) ..... 二十口



宗公至，儿王蘭顯奇，服道置大官古語，非榮需爭依式疑符。香日  
卷不小大置雲獸香代关五到，採金請辭大要出雲群常日象自雲  
，司京人王國壽育百論文，報目，乘基情開前，律公关人。國由前  
評县”令不舅家衣之。田旅主派的算天丁不難，張國族，家由派  
戲我封以然世種谷八丑，“夢人器師，千貝，傳貝，王前未法餘衣  
下刃前戈訊，難神一韻夾士，巨西西管益，千廣路一限田出。姓  
汽前入想丁知野此節里

## 楔子

一 顺治十八年正月，是一个寒冷的冬天。刚过完年，一群一群的叫花子象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。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店铺屋檐下、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。一家家、一窝窝在城墙根搭起了破庵子、茅草棚，竟有长住下来的意思。好在自李闯王兵败以后，北京城内屡遭兵乱，人口十去五六。东直门内外瓦砾遍地，有的是空闲地方，不然真要人满为患了。这些人大都操关东口音，也有不少象是直隶、山东、河南一带的人，披着褴褛的袄子，腰间勒根草绳，端着破碗向人们讨饭。

“大爷大娘，积德行善，赏一口剩饭吧。俺是从热河逃难来的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没法子呀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！罪过哟！大冬天的哪来的灾，跑这么远的路？”

一个肩头挑着补锅家伙的壮年汉子听了这话，将脸一扭停住了脚，冷笑道：“你是天子脚下的人，怎么知道乡下的事！他妈的，镶黄旗圈了老子的地，不要饭，吃毡毛？”说着把辫子往脖子上一盘，气哼哼地走了。

读者至此，或者会问：什么叫“圈地”，便这等厉害！

原来，满洲人未入关前，八旗兵出征打仗，马匹、器械都是

自备。各旗为办军需给养，都占有大量旗地，各旗的主儿、王公宗室自家日常挥霍也要大量消耗金银，便在关外各地设置大小不等的庄园。入关之后，前朝的皇亲、国戚、文武百官在闯王入京后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撇下了无数的无主荒田。多尔衮便下令“尽行分给东来诸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勋臣人等”，丘八爷们当然尽挑好地抢。他们用一根绳子，拴着两匹马，上头插一杆旗，后头的兵丁狂抽猛撵，兜多大圈子算多大圈子，圈子里的地便成了旗人的产业了。这就叫圈地。“这是我镶黄旗的”，“那是我正白旗的”甚或有更霸道的，还要把圈子里边的百姓一律赶出，或者换一点沙窝碱地给他们。这还算客气的，更横的还趁机抢掠。圈地所到，室中所有器物一律留下，妻女长得丑的，“开恩”着原主带走；长得有点姿色的便将留下。弄得京畿、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山西七十七州县，纵横二千里，田园荒芜，哀鸿遍野，饿殍满道，哭声不绝于耳。其中有被迫挺而走险为“盗”的，也就不尽其数了。

单说京西永兴寺街，有一家小客栈，名叫“悦朋店”。这大概取自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悦乎”之意。这家小店的后院有十几间客屋，专供举子进京应试时候住的。目下离开科尚早，生意甚是清淡。当街三间门面摆着四张八仙桌；向北折是一间雅座，供客吃饭；门面以东一道长柜台兼卖酒肉和零星杂货。伙计们都是乡里人，回去过年了，店里只有一位何老板和几个远乡的小徒工支撑。正月初八清晨，店里刚摘门板，只听“唵通”一声，倒进一个人来。

店老板何桂柱听到伙计们喊叫，赶紧蹬上裤子，把夜壶往床底下踢了踢，脚踏着鞋就往外跑。一看，这个人约莫有二十岁出头，头上戴了顶一丢儿锡的青麻帽，拖出二尺多长的辫子，头发总有两个多月没剃了，灰不溜秋长了足有寸半长。棉袍子象给鸟铳打过，

一朵朵烂羊油似的破棉絮绽露出来。看他脸色，象生姜一样黄中带紫，双目紧闭，人已是冻僵了。何桂柱由不得叹了口气说：

“罪过！这也是常事，送到城外左家庄化人场吧。啐，今天真晦气！”

伙计们张罗着找了一领破席将死人卷起，正要弄块破门板把人抬走，店后门帘一响，走出一个人来说道：“慢！”

众人回头看时，出来的人约有三十岁上下，戴着青缎瓜皮帽，穿着黑狗皮酱色绸马褂，里头罩着灰团呢长袍，千层底冲呢靴子上起着一道明线，稳稳站在门当间。店主人忙赔笑道：“二爷早，这是冻死在门外的一个穷秀才。”

“死没死要看看再说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走上前去蹲下身子，用手在青年鼻子下试了试，拉起手来搭上脉摸了摸：“人还没死绝！快熬一碗姜汤，不，先弄点热酒来！”伙计们面面相觑，站着不动，何桂柱连忙说：“爷已经吩咐，还不快点？”

出来的这个人是个举人，扬州人，叫伍次友，是个闻名于大江南北的才子。家世豪富，祖上曾做过几任大官。开店的何桂柱先前就是他家的佣人。崇祯年间，兵荒马乱，伍老太爷怕树大招风，让家人各投亲戚。何桂柱的爹是个家生子儿，没有亲人在外头，老太爷一发善心，帮他在本地开了一个小店。清兵入关，史可法在扬州抗清，城破后，城内血流成河。何家在扬州呆不下去，索性迁往北京来。这伍次友原是侯方域的学生，清室定鼎之后便从了天意，考了秀才，中了举人。只是伍老太爷心向大明，立誓不食清粟，闭门在家专注《道德经》。这伍次友进京应试，恰又遇上了何桂柱，干脆就住进了悦明店。如今虽没有主仆的名分，那何桂柱还是对这位少主人礼敬甚恭的。

人们七手八脚把那快冻死的书生抬进店，一碗热黄酒灌下去。

约莫一刻时分，那青年眼睛微微地睁了一下又闭上了。伍次友吁了一口气道：“把我下头那间房收拾一下，让他躺下，养几日就好了。”

何桂柱不禁踌躇：“这公子也是多事，救了人，还要养活人……管他呢！横竖又不花我的钱，一总儿等扬州那边来人算账。”伍次友见何老板犹豫，便说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再说，救人不救活也不象话。”何桂柱忙道：“照爷吩咐的办就是。”

掌灯时分，那青年终于醒过来了。大约是两大碗热腾腾的鸡丝姜汤挂面的作用，他的脸泛上了红色，只是还有点头晕，看见伍次友举着灯笼推门进来，便挣扎着要起来。伍次友忙按住他，说道：“朋友，别动，你就好好儿躺着。”那青年就屈起上身，在枕头上连连叩头：“恩公，是您救了我！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大恩不言谢，我总要粉身碎骨报答您老的！”说着，一串泪珠从他清秀的面孔上流了下来。

伍次友拉了张椅子在他身旁坐下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来北京？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？”那青年半靠在枕上，喟然长叹一声说道：“恩公，我是正黄旗人，叫明珠，说来先祖也是龙子凤孙。先父尼雅哈是睿亲王多尔袞帐下一员佐领，从龙入关。多尔袞坏了事，先父被株连罢官，气得一病不起，家道也就败落了。无奈随叔父流落在蒙古。纳尔泰大爷可怜我们，给了一小块耕地。不料去年秋天，镶黄旗旗主儿鳌拜又要换正黄旗的地，说多尔袞圈地的年头，镶黄旗吃了亏，如今要找回回来，这就活活坑了我们爷们！原想这老贼总要瞧着先祖的面子，留下这块活命地，谁知这老杂种绝情得很，竟派他的兄弟穆里玛在大雪天把我们一个屯的人全赶了出来，一把火烧掉了村子……惨

哪！”他擦了一把泪，哽咽着又说：“我们叔侄从热河一路讨饭进关，在太平镇又遇上了强盗，硬逼着入伙。您想，父亲死活不知，我怎好去干那种事？没办法只好逃跑，叔父被强盗一箭射死。我孤身一人进京，是想找先父的同寅打个抽丰，哪里想到，人情比纸还薄！一听说我家得罪了鳌拜，谁也不敢收留我，只好流落在街上卖字为生。可怜我一个簪缨之族，落得这样下场……这几天，雪下得大，肚里又饿，想在这店门口躲一躲雪，谁知就……”

明珠越说越伤心，索性放声大哭：“恩公！您就是我再生父母，骨肉爹娘！明珠今世难报，来生结草衔环必酬大恩！”

伍次友听到这里，不觉凄然心酸，忙安慰道：“明珠，什么都不要说了。这年头，老百姓谁能有什么好日子过！这几天北京城里要饭的这么多，都是关外被圈了地无家可归的人——你在京可还有什么亲人？”

明珠摇了摇头说道：“没有什么亲人了，就是有，也难得见上一面。”

伍次友听说，忙问：“那怎么会呢？”明珠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听说我的一个表姨孙氏，是当今皇子三阿哥乳母的。七年前见过她一面，她就进宫去了。那宫禁森严，我这么个样子怎么能进得去呢？”伍次友沉吟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你就先在这儿住下吧。你既通文墨，又有功名在身，将来不愁没有个进身的机会。万一不行，我给你带一封信去投奔家父，请他老人家给你找碗饭吃。我叫伍次友，扬州人，在这儿等着应试。下一场考毕，我们就回南边去。”

明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听伍次友如此说，挣扎着从床上下来，在地下咕咚咕咚磕了三个响头，说：“上头有青天，我明珠若负心忘了伍大哥救命之恩，犹如此笔！”说着便从袖中抽出一枝大

号雪狼毫湖笔，就着灯影里“咻”的一声搦成两截。

二人正说得亲热，棉帘一掀，何桂柱走了进来，低声说道：

“二爷，方才十三衙门巡头王太监来喝酒，说是有风声，顺治爷

驾崩了！”

“皇上驾崩了！”这消息不胫而走，通过酒肆、茶馆、戏园

子这些聚人的热闹去处一时间传遍了北京城。但在明发语旨之前，

人们还只能躲在一旁悄悄地看，找知心朋友如此这般煞有介事地

比划一番：

“皇上才二十四岁，年纪轻轻儿的，怎么会好好儿驾崩

了？”

“噫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谁能说得准呢？譬如你吧，今晚上脱

了鞋，就能保明早儿准穿上？”

“别瞎扯！我倒听说，是为董娘娘薨了，皇上害了相思病！

你忘了，江苏那个画画儿的叫陈什么来着？对，陈罗云，给董娘

娘画小像，一家就伙得赏银一万两——嘿！你一辈子见过那么多

元宝？——人只要运气好，发财也真容易！”

“你这人一说话就爱走板！我听说皇上五六天前还召见苏克

萨哈夫人呢！别是有什么蹊跷吧？”

“嘘——你他妈才走板呢！这是该你说的话么？你老实点吧，

驾崩不驾崩，关你屁事！”

不管小民们怎样议论，有一件事是明摆着的：内务府的人从

正月初八起，都一律换了素色衣服。午门外驻马亭旁乌压压的轿

子排了老长一溜。儿那些爱提着鹌鹑笼子串茶馆的小太监，打从过

了年就不见来了。这些反常的事引起北京市民们纷纷猜疑。有些

老北京，是见过大明万历皇上驾崩出殡的排场的，看到皇家如今

办事这么鬼鬼祟祟的，不免惊疑，却只是缄口不言。

伍次友是个书呆子，因天气冷，也不出门，只坐在炉旁读书。明珠年轻人性子，身子稍好一点，便挣扎着要到外边走走。他趑到正阳门东瞧热闹，只见一长排大轿前头的六乘绿呢大轿格外显眼，上头的雪足有半尺厚。悄悄打听，才知道从年初三，杰书亲王、索尼老中堂、遏必隆、苏克萨哈、鳌拜和洪经略入宫叩安，就没再出来，每日三餐饭都由家里人用食盒子传送进去。正瞧得发愣，明珠忽觉背后有人轻轻拍了一下，回头看时，只见雪光下一英俊少年手按腰刀，正含笑看着他。

“您是……啊呀！老弟！”犹豫片刻，明珠惊喜地张开双臂扑了上去。他一下子认了出来，站在他面前的正是当今三阿哥的乳母孙氏的独生子，他阔别了五年的表弟魏东亭。

五年不见，魏东亭已出落得一表人材，上身穿一件团领补服，上边绣着江牙海水，一柄宽大的腰刀上垂着一尺来长的赤红流苏，簇新的湖绸黑裤下套着马靴。看了他这身打扮，相形之下，明珠不禁有落魄之感。

明珠拉着魏东亭的手，只是上下打量，好一会儿才问：“表弟，一别五年，你比以前大不一样了，还在承德皇庄上当差么？”魏东亭笑道：“我也是才进京。去年母亲托了多少人情才把我调了出来，现在巡防衙门上当个闲差。母亲说我年轻，要着实磨练几年才能给皇上出力呢！”

明珠听了，由不得低垂了头，叹息一声：“哥哥我可惨了！现在家破人亡，前途多舛，命运不济，有什么法子！咳，这人生真是没意思极了。”魏东亭不等他发完牢骚，一把扯着他的衣袖说道：“走，我们到合仙楼聚一聚，否极泰来，你也用不着伤心，不久就有大事，说不定还要再加恩科呢！”明珠道：“哪来这

话？”魏东亭笑道：“没来由拿着这些事找你开心？”他看了看四周，放低了声音说，“哥哥，顺治爷已经归天了！”

魏东亭说这话时，正是那日，顺治皇帝在景山自缢身亡，消息传到北京，举国震惊。魏东亭作为朝廷官员，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一消息。他心中五味杂陈，既有对皇帝驾崩的悲痛，也有对时局的无奈。他想起在宫中多年所见所闻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决定暂时放下公务，先去探望一下家人。

魏东亭走出宫门，来到宫外，看到街上行人匆匆，一片混乱。他想起在宫中时，皇帝还在宝座上，而自己却在忙碌。如今皇帝驾崩，一切都变了。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迷茫。他不知道未来在哪里，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他只能一步一步地走着，感受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。

魏东亭走到宫外，看到街上行人匆匆，一片混乱。他想起在宫中时，皇帝还在宝座上，而自己却在忙碌。如今皇帝驾崩，一切都变了。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迷茫。他不知道未来在哪里，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他只能一步一步地走着，感受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。

魏东亭走到宫外，看到街上行人匆匆，一片混乱。他想起在宫中时，皇帝还在宝座上，而自己却在忙碌。如今皇帝驾崩，一切都变了。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迷茫。他不知道未来在哪里，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他只能一步一步地走着，感受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。



## 一 敝屣江山撒手去 孽海情天路无涯

顺治皇帝并没有“驾崩”，他还活着。此刻，太后和皇后已经哭着离去，他那烦乱的心绪渐渐平息了下来，独坐养心殿，一种莫名惆怅忽然袭上心头。鎏金珐琅鼎里百合香的气味太浓，顺治不耐烦地叫人将鼎中的香全撒了出去，然而却还是坐不住，一甩手走出养心殿，站在丹墀下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好象要用这清冽的寒气驱散一下胸中的郁闷。

铅灰色的天空，云层沉重而缓慢地向南移动，他仰首望着神秘而变化无常的苍穹默默不语。一阵寒风袭来，他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双肩，老内侍常昊立刻走过来，将一袭绿锦团绣龙狐皮裘轻轻披在他的身上。他皱了一下眉头：“怎么又是这一件？”常昊听了这话，从容跪下启奏：“回万岁爷的话，皇太后吩咐，主子心里不痛快，不许奴才拿那件素白狐裘……”听说是太后的懿旨，顺治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冷冷地扬起脸来，心里想：“要下雪了，这世界，这皇宫都会是素色的。这黄琉璃瓦、青砖地、铜鹤、日晷……都要染上白的颜色。这些，皇太后管得了么？”

顺治十七年，是他不吉利的一年。从正月开始，莒城、宁阳便报灾荒，一直到六月，直隶、山东、陕西、肃州许多地方旱得寸草不生。身当黎民之首，而老天却这般不肯照应，莫非自己有